

《毛詩品物圖考》與中日交流—— 兼論「草蟲捉迷藏」特展選件

■ 王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毛詩品物圖考》計有二套各四冊，總計八冊，為善本裝裱手繪設色之作，舊藏於清德宗妃瑾妃（1873-1924）之永和宮內，同〈翠玉白菜〉所在地。圖說內容搭配《詩經》及其相關傳注。這件作品見證了東亞明清以來興盛的考據學與博物學，同時也見證了中日文化交流下的圖像資料。古中國圖書，東渡日本再於日本重刊出版的例子較為常見，譬如十三經各類書籍。但此書卻是先在日本出版，之後紅到中國，清末翰林院編修戴兆春（生卒年不詳）甚至為其寫序，光緒和宣統年間（1875-1911）在中國皆有出版紀錄。（圖1）

《毛詩品物圖考》作者岡元鳳（1737-1787），浪華（今大阪）人，漢詩人、儒醫，其代表作《毛詩品物圖考》於1785年在日出版。此書能夠完成且通行，有幾個背景，其一是日本備受重視的「儒醫」身份。子曰：「仁者壽」，儒醫最晚自漢代以來在中國就相當盛行，重視養德、關懷老幼、闡揚善心、身心平衡，許多文人雅士也懂點醫藥，後來擴及到東亞各地。特別在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許多大名、領主相當重視儒醫，常常作為內政問事之顧問。集儒學者、本草學者、漢醫於一身的著名案例很多，如稻生若水（1655-1715）。稻生及其弟子丹羽正伯（1691-1756）著有《庶物類纂》、再傳弟子江村如圭（?-1867，松岡恕庵弟子）著有《詩經名物辨解》，在江戶時代都相當盛行。其次是十八世紀中葉後日本各地流行的物產會，出版許多產物圖繪，到岡元鳳時，日本出版業已是木版印刷相當普及且精進，各式配圖出版與繪本製

作發達，岡元鳳所找的畫師橘國雄（生卒年不詳），他的老師橘守國（1679-1748）本身就是江戶時代相當知名的繪本師。故岡元鳳本業業醫，卻進行《詩經》名物考據，再找畫師配圖出版，是有其時代特性的。

至於岡元鳳著《毛詩品物圖考》之緣由，據日版《毛詩品物圖考》柴邦彥（1736-1807）（即柴野栗山，江戶時代著名儒學者）前言所言：

（前略）公翼（即岡元鳳）業醫，其於本草固極精極博，如於此圖，乃緒餘左右逢原者，猶尚考核不苟，皆照真寫生，至於郊畿不常有，若白山之鳥，常陸之獐，則必徵之其州人，遐陬絕境，雖遠不遺，是以其書成，不獨其形色逼真，其香臭艷淨、狼馴猛順之情，鬱然可挹，指示兒童，亦能一目即了……。

岡元鳳於自敘中則曰：

夫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詩》三百篇，

觸於物而之於情者也，而情豈有古今哉！自名物不覈，讀《詩》者滯其義，或覺不近於人情，故名之與物，不可不辨也，世代變遷，異稱殊訓，注家所傳，本亦不同。綠竹之猗為草為芑，隰有六駁或動或植，疑似混淆，莫之能正，末說紛紜，愈出愈亂，名之不明，物其竟晦矣。彼已憤憤，況我東方乎？訛傳經久，沿習相襲，處乎千載之下，居乎萬里之外，嗟亦難道也。世之學者乃謂古今之異，筆和之分，何以能識而辨之，遠道於此，非通儒之所為，蓋其言則是矣。……近世一二儒先稱首及之，辨殆匡正，余便纂斯編以便幼學，固欲一覽易曉，不要末說相軋。毛鄭朱三家為歸，有異同者會粹羣書而折之，採擇其物，圖寫其形，要亦？識其可識者耳，而不可識者闕如，庶為讀《詩》之一助也。

從岡元鳳和柴邦彥所言，編纂其書跟儒家、名

物考以及童蒙幼學有密不可分之關係。事實上，在此書出版前，東亞有幾本《詩經》配圖作品流傳於世，其一是清初高儕鶴（1659?-?）的《詩經圖譜慧解》（圖家圖書館藏有手稿本，流傳較少）；其二是清徐鼎（生卒年不詳）《毛詩名物圖說》，此書東渡日本，並由當時日本著名的本草學者小野蘭山（1729-1810），於1808年配上和名後在日出版；其三是日人淵在寬（生卒年不詳）1779年出版的《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圖解》。唯根據陳捷（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的研究，徐鼎之作雖然有東傳至日本，卻非一般人可以取得，而由淵在寬和岡元鳳編纂成書的時間推測，可能兩人在成書前並未看過徐鼎在日本流通之書。

然徐鼎撰的《毛詩名物圖說》有其值得留意之處，如日文版有江戶醫官丹波元簡（1755-1810）寫序，當中提到：「（前略）《詩》三百，要思無邪，稱本草三百六十種，要身無疾，稱人身無疾而民以無邪，則太平鼓腹之治，聖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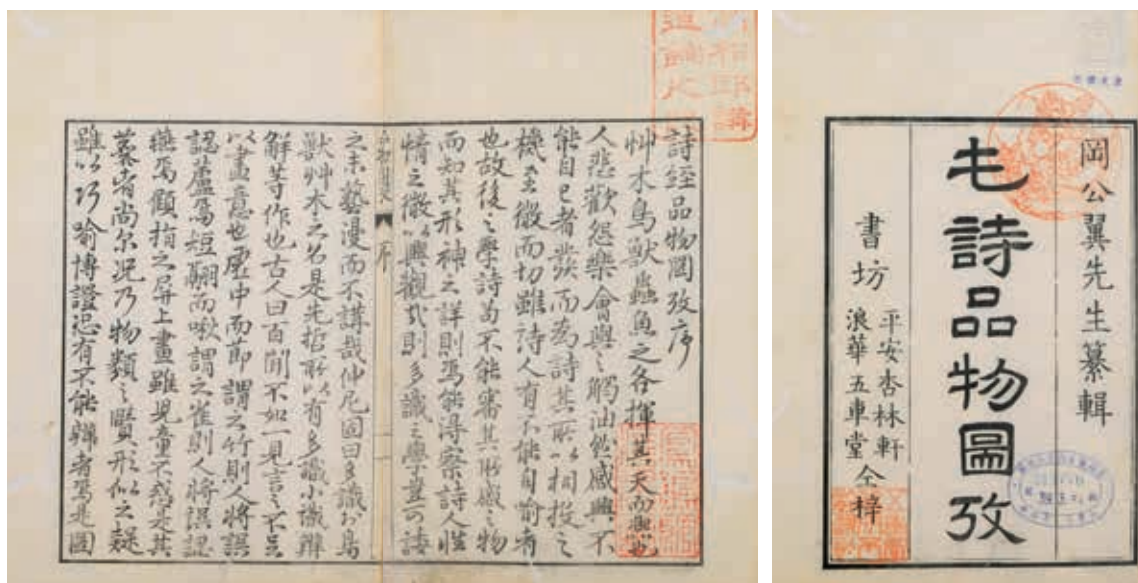


圖1 日 岡元鳳纂輯 《毛詩品物圖攷》 日本：平安杏林軒 / 浪華五車堂 關西大學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www.iif.ku-orcas.kansai-u.ac.jp/hakuen_bunko/002437767#?page=2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2年2月17日。

所願，豈出此外乎。是故云，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蓋以其理相類也。又云：儒書況於解經之書乎，雖然此書疏解動植之物，涉於吾本草之學，而脩明本草者，不可不參考此書也。是故於吾請序論詩本草之所以相為表裏者矣。」十八世紀中葉後為乾嘉考據學、名物學大盛之時，同期的日本亦是博物學大盛之時，確認物品樣貌是醫學用藥、本草學必備之學問，對於儒者來說，讀《詩》則是儒家十三經之基礎，《詩經》中出現許多動植物之名，符合儒家「必也正名乎」，重視品物正確性的要求。

現存最早為《詩經》配圖的可能為傳宋馬和之（生卒年不詳）〈詩經書畫卷〉（現存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其後各朝代有各種詩經圖流傳。岡元鳳版特別之處是他以醫者身份編撰「儒書」——如丹波元簡所言，詩三百思無邪、本草三百六十種身無疾，治世與良醫類同——時代盛行的本草學、博物學，加上日本儒醫學術風氣，岡元鳳纂編此書就不足為奇了。然而，其可取之處在於精心的配圖，徐鼎的版本將個別物種抽離其自然環境，重點在於各家《詩經》考釋，圖小而說明多；岡元鳳版本則反過來，使觀者有以看圖為主、文字為輔之感，岡氏找的畫工名叫浪華（今大阪）挹芳齋國雄（橘國雄），此人雖然非著名畫家，但有幾本如《女筆蘆間鶴》、《養鼠導引》等協助配圖的著作傳世，岡元鳳之《毛詩品物圖考》就相當成功地將詩經、名物與自然三者結合，而非抽離環境單獨出現。

學者莊雅州曾比較過十八世紀三本《詩經》配圖之差異。¹高儕鶴《詩經圖譜慧解》費時二十年寫成，1713年出版，早於徐鼎與岡元鳳二書半世紀以上，唯其流通不廣，知者少矣。

高書每圖配合詩境，有山水、人文與生活景像，具有故事性，此外還觸及車制、天文、輿地、器械，並和詩經要教化人心、彰顯勞作之苦本意相同；徐氏和岡氏版本則意在名物考究，圖譜也是針對鳥獸草木為核心，其流傳廣泛，在東洋和中國有多種版本流傳。圖繪方面，高氏版本除自繪外，還委請名家王翬、高簡、鄭雲、戴峻等名家協繪，畫幅附有畫意題解；徐氏版本為作者手繪、岡氏則委請畫師橘國雄負責。

本院現藏之《毛詩品物圖考》之重要性在於：它見證了中日出版文化交流。過去可能多是日本畫師、畫工摹寫中國書畫作品，現在則是反過來，從日本輸出出版物至清朝，中國畫師將日人原作重繪設色。此書目前在世界各大圖書館雖藏有各種版本，但唯獨本院所藏之二套是紙本彩繪設色，比起單色印刷版本更勝一籌。院藏二套《毛詩品物圖考》均有戴兆春序言，他的身份為「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嘗聞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士人束髮受書，足不出戶庭，交不出里巷，孤陋寡聞，所不能免，安得合天下之大，極庶類之繁，一一盡知其名象哉！有如四足而毛者，吾知其為獸也，然獸之名不一，即獸之象不一；二足而羽者，吾知其為鳥也，然鳥之名不同，即鳥之象不同。推之草木蟲魚，厥狀各殊，亦復更僕難數，此多識之學，所宜亟講也。《毛詩》三百篇，備興觀群怨之旨，賅政治風化之全，原不徒沾沾於一名一物之細，遂謂可畢乃事。然而聖學高深，不遺識小，儒生考訂，歷有專家，何得以其緒餘而忽之！東瀛浪華岡氏元鳳，著有《毛詩品物圖考》一書，採擇則匯集諸說，攷訂則折衷先賢，不特標其名，且為圖其

象，俾閱者開卷了然。綜見見聞之類，極形形色色之奇，罔不搜采備至，誠有《爾雅》所不及載，《山經》所不及詳者。吁！大觀哉！學者由是而擴充之，則溯流窮源，顧名思義，因形象而求意理，因意理而得指歸，雖欲貫通乎全詩不難，豈僅為博物之一助耶？將付石印，以公同好，問序於余，因為撮其大旨如此。

故現存岡元鳳編纂的《毛詩品物圖考》，除了日本天明五年（1785）平安杏林軒/浪華五車堂刻本外，尚有清翻刻日本天明五年平安杏林軒/浪華五車堂本、清光緒十二年（1886）上

海積山書局石印本、清宣統二年（1910）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至於院藏二套《毛詩品物圖考》手繪本用途與製作成因仍有待考證。清宮為何舊藏此二套彩繪書也尚待研究，唯可供讀者參考的是光緒與宣統間出版之圖書，戴兆春的序皆為行書且附鈐印二枚，院藏二套雖為手寫序，卻為楷書未見鈐印，諸多問題仍是未解之謎。

進一步再看《毛詩品物圖考》特別之處，由於清畫師是按照橘國雄版本再繪，橘的版本還是傳統書畫表現，雖然部份有受到西洋博物學之影響（如圖2 鼃鼓逢逢，就是以西洋標本藥水浸泡方式呈現）、部份文字有提到國外博物知識（如圖3 羔羊之皮，提及：羊生海島者



圖2 清《毛詩品物圖考》(四) 鼃鼓逢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件作品描繪西方博物標本藥水浸泡形式，乃受西方博物學之影響。



圖3 清《毛詩品物圖考》(三) 羔羊之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冊提及海外剪綿羊毛之事



圖4 清《毛詩品物圖考》(三) 象之掃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冊提及日本1728年，首度有大象到日本的事情，此事當時引起各方賞象和為象作畫、作文之風潮。



圖5 清《毛詩品物圖考》(二) 投我以木瓜、投我以木桃、投我以木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釋文中提及木瓜於享保年間傳來日本的事情

為綿羊剪毛，作毳……。)或是對比日本現況介紹，如提及大象時(詳圖4象之掃也)，記有1728年有〈廣南獻象記〉；提及木瓜時，講到享保年間(1716-1736)傳入日本(詳圖5「投我以木瓜」)。但舉凡山、川表現，或是植物折枝，都是傳統書畫表現方式，和西洋博物學圖譜不同。然而恰如陳捷所言，岡氏的版本和西洋博物圖譜比較起來較為好讀，有其環境氛圍，而非抽離環境的標本形式。院藏《毛詩品物圖考》就保留原書之特色，且更加細膩地描繪。

本次「草蟲捉迷藏」特展，展出《毛詩品物圖考》中的〈熠熠宵行〉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為什麼特別挑這二件展出？主要原因為此二開為院藏草蟲畫選件少見之昆蟲，〈熠熠宵行〉之螢火蟲即為其中一種。(見圖6~10，各版之比較)本圖著錄古人對螢火蟲的觀察。原文如下：「熠熠宵行。《傳》：『熠熠。燐也。燐，螢火也。』《集傳》：『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二說不同。稻氏云：『張華詩涼風振落，熠熠宵流，是熠熠之為螢也。』此說為得。但燐非螢火，孔《疏》



圖6 清《毛詩物圖考》(四) 燿燿宵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次「草蟲捉迷藏」特展選件



圖7 清《毛詩物圖考》(四) 燿燿宵行 局部 螢火蟲
和圖8、圖9不同的是：中間飛舞的螢火蟲是全展開貌。



(左) 圖8 燿燿宵行 取自(日)岡元鳳,《毛詩物圖考》,北京:北京新華書店,1985,據清光緒丙戌年(1886)上海積山書局版影印,頁195。
(右) 圖9 日 岡元鳳纂輯《毛詩物圖攷》 燿燿宵行 日本:平安杏林軒/浪華五車堂 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 <http://hdl.handle.net/2324/4066692>, 頁21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 2022年2月17日。
比較光緒年間出版的可見日版有加假名註記,圖繪部份雖然構圖相近,但光緒版之螢火蟲較為簡略,相關身體之紋路、特徵表現不如日版之細膩。院藏彩繪本構圖雖和日版相近,唯設色後具有鮮明效果,其翅膀張開之幅度與飛行之角度亦有所差異。



詳之。」這段文字收錄古人對《詩經》「熠燿宵行」的二種解釋：毛亨（生卒年不詳）《傳》認為熠燿是燐，燐通磷，即螢火蟲，故熠燿宵行就是螢火蟲在晚上飛行的意思；朱熹（1130-1200）《集傳》則將宵行釋為蟲，熠燿為明不定貌，故熠燿宵行是宵行蟲發出明不定的微光。岡元鳳此開最後引用前文提到的日本博物學大家稻生若水的看法，再引張華（232-300）《勵志詩》支持毛詩看法，只是岡元鳳尾端加句「但燐非螢

火」，當代學者王承略認為岡元鳳只知燐為鬼火，不知《經典釋義》燐通磷，即為螢火蟲。²

第二件展出的是〈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見圖 11～14，各版之比較），釋文為：「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集傳》：『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爾雅》『果蠃』注：『即細腰蠶也，俗呼為蠨螋。』陶弘



圖10 清 徐鼎《毛詩名物圖考》 螢火蟲 文化5年（1808）江戶：須原屋善五郎堀野屋儀助刊（養真堂藏板）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2556080>，頁52（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2年2月17日。徐鼎把「宵行」視為螢火蟲，各說之下徐氏傾向朱熹之說法。



圖11 清《毛詩品物圖考》（四）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圖畫三隻蜾蠃（狩獵蜂），其翅膀之畫法有飛行之瞬間感，竹籬之設色亦有其可愛之處，非印刷古籍所能呈現。



圖12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取自(日)岡元鳳,《毛詩品物圖考》,清光緒丙戌年(1886)上海橫山書局版影印,頁198。



圖13 日 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攷》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日本：平安杏林軒 / 浪華五車堂 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hdl.handle.net/2324/4066692>，頁23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2年2月17日。

景云：『雖名土蜂。不就土中作窟，謂捷土作房爾。』為鬼為域。《傳》：『域，短狐也。』《集傳》：『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柳宗元云：『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痍。』倭中未聞有此物。」畫中本圖方面，精細描繪出蜾蠃運用竹籬子之生態樣貌，符合其真實生活情境。原文出於〈小雅·小宛〉篇，是《詩經》中最為出名的古人觀蟲記錄，後世將螟蛉子引申為義子。古人認為螟蛉為桑上小青蟲，蜾蠃即泥壺蜂（或稱狩獵蜂）。蜾蠃將螟蛉的小孩帶回照顧，並養大成人。近代法國著名昆蟲學

家法布爾（Jean-Henri Casimir Fabre, 1823-1915）就是以觀察泥壺蜂麻醉其它昆蟲，再產卵於其它昆蟲體內作為其幼蟲之食物，為其重要代表作之一，本篇之實際情況就如同法布爾之觀察。

古人另有蜾蠃無雌，教祝青蟲變成己子一說，類似的看法在清代名物學大家程瑤田（1725-1814）的《通藝錄·釋蟲小記》中有完整古人對蜾蠃之觀察記錄。事實上自梁朝陶宏景（456-536）、宋朝掌禹錫（990-1066）、寇宗奭（生卒年不詳）都已推翻前面相關看法，且透過實證觀察，和近代生物學認知相去不遠，程瑤田載：「壞其封穴，拆窠而驗之，實有卵如栗



圖14 清 徐鼎《毛詩品物圖說》螺 文化5年(1808)江戶：須原屋善五郎堀野屋儀助刊(養真堂藏板)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2556080>，頁53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2年2月17日。徐鼎集各家品物說法，「物」之畫法較為簡略，日文版每頁尚會標註物種之假名，以利辨識。

米大，及有青蟲在其中，……，近人毀巢視之，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螺贏。」是故若單讀《詩經》，認為古人三千多年來對螺贏生態未有進一步觀察與考證，並非正確之事，唯《詩經》是儒家十三經重要經典，也是古代最早的詩歌之一，傳唱已久，熟背和讀《詩》，已是日常必備之事。透過這次的選件，可以看到《詩經》在東亞之重要性，同時對於名物學、本草學、博物學、儒學都有重要意義，故清代或江戶時代都有配圖之《詩經》出版。適逢前年(2020)國家圖書館出版鮮為流傳之清高儕鶴《詩經》，受到藝文界注目，本次透過「草蟲捉迷藏」特展，簡略介紹《毛詩品物圖考》相關背景和其它待解之謎，因院藏設色圖繪版本可看性高，且鮮有人知有清人彩繪本藏於本院，為紀念東亞共同對《詩經》之雅好，特簡介其背景並期盼日後針對本院院藏有更多研究出版。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莊雅州，〈推薦序——詩畫交感，美不勝收〉，收入(清)高儕鶴著、呂珍玉審訂，《圖解詩經》(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初版)，頁7-8。
2. (日)岡元鳳纂輯、王承路解說，《毛詩品物圖考》(濟南：山東畫報，2002，據宣統二年掃葉山房石印)，頁227。

參考書目：

1. (日)岡元鳳纂輯、王承路解說，《毛詩品物圖考》，濟南：山東畫報，2002，據宣統二年掃葉山房石印。
2. (日)岡元鳳，《毛詩品物圖考》，北京：北京新華書店，1985，據清光緒丙戌年上海積山書局版影印。
3. (日)岡元鳳纂輯；挹芳齋國雄畫，《毛詩品物圖攷》，日本：平安杏林軒/浪華五車堂，1785，圖書來源：<http://hdl.handle.net/2324/4066692> 及 https://www.iif.ku-orcas.kansai-u.ac.jp/hakuen_bunko/002437767。
4. (清)程瑤田，《釋蟲小記》，收入《皇清經解》，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刻咸豐十年補刻本影印，卷524-566，頁402-409。
5.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說》，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585-657。
6. 陳捷，〈『毛詩品物圖考』より見た18世紀における新しい「知」の形成〉，收入自川原秀成編，《西学東漸と東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15，頁291-306。
7. 焦紅梅，《程瑤田《通藝錄》考據學研究》，新北：花木蘭，1986。
8. 青木正兒，《中華名物考》，東京：平凡社，1988。

什麼 是

What is
"Fandz"?

番

清帝國文獻裡的
臺灣原住民族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Qing Empire



山後為崇文山

大鐵砧山

陳列室 103
Gallery

2022.3.19-9.11

(6.20-6.24 換展)

小鐵砧山



右武乃山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